

## 聽普利茲克獎得主劉家琨談自己的長篇小說

作為內地最受關注的建築設計師之一，劉家琨對香港當然不陌生，去年3月獲普利茲克獎後，劉家琨還受香港大學建築學院院長張永和的邀請，來港大做了3天交流訪問。一年之後再見劉家琨，他以小說家身份露面，於早前的香港書展及之後的訪問中，帶來了對其長篇小說《明月構想》的分享。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 《明月構想》 建築師的文學奇想

普利茲克獎是全球最著名的建築獎項，創立於1979年，有「建築學界諾貝爾獎」之稱。到今年為止，普利茲克獎得主共55位，華人建築師只有三位：1983年的貝聿銘先生、2012年的王澐，以及2025年的劉家琨。

這固然是劉家琨、王澐兩位傑出建築師令人讚賞的個人際遇，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中國當代城鄉突變史的集體映襯。經歷了當代中國40年狂飆突進造城運動後，劉、王的脫穎而出，有他們的才華天分和苦心孤詣，他們各自的成都西村大院、寧波博物館等別具神思的代表作，是中國社會人心浮蕩、山河變遷背景下，少數兼具藝術家審美、文人理想和工程師動手能力的知識人的心血凝結之作。前輩大師貝聿銘受益於在美國求學工作，作品和成就也主要來自海外經歷，對比之下，劉、王二人的學習成長和作品成就，則全都出自中國的當代實踐。他們獲得的世界性認可，是天人合一的中國美學文化傳統，結合西方建築理論，再經過本地化探索後，終於結出的美好人文果實。

除劉家琨外，王澐去年也在港大做過公開演講，香港文匯報記者均在現場。從他們在公開場合的言行觀察，都未沾染國人成名成家後容易滋生的自大氣，仍葆有寶貴的少年心性。他們都講話誠懇，目光清澈，二人的氣質當然也有所區別，套用金庸《射鵰英雄傳》中對武林宗師的描述，王澐兼具洪七公的開朗以及南帝段王爺的仁厚；走路凜然生風的劉家琨，則更多顯露出黃藥師式的孤傲和歐陽鋒的犀利。

一年之後再見劉家琨，此前的遠距離觀感，多少有點改變。或許是出場身份的變化，這一次劉家琨是以小說家身份露面。他1996年完成創作、2014年由內地出版社出版的反烏托邦題材長篇小說《明月構想》，今年由三聯書店（香港）出版繁體字版。在早前舉行的2026香港書展上，劉家琨受邀出席並做了「文字和磚瓦：從劉家琨《明月構想》談起」的公開演講。

也許是觀眾群不一樣了，和大學演講相比，這次台下聽眾更多是慕其名而群至的文學愛好者，劉家琨的言辭沒過於鋒利；也許是成為公眾人物後的必然代價，在只能適應要被媒體包圍和手機鏡頭追逐下，劉家琨顯得有些克制，當然亦可稱為自省和謙抑。面對幾家媒體的群訪，他不失禮貌，中規中矩，甚至有點含蓄，與他此前作為建築師發表演講和書寫小說主人公「歐陽江山」中所表現出的有點張揚的英雄主義氣質，多少有些差異。

## 「把這個包袱卸下來，輕裝前進」

一個操持磚瓦、構建現實物理世界的優秀建築師，居然也是以文字為針線、營造隱秘文學世界



的小說家，這樣的人生奇遇，當然會引起眾人的普遍好奇。

劉家琨說：「我最早喜歡畫畫，因為喜歡，誤打誤撞學了建築，進了建築學院後才覺得跟畫畫是兩回事。可能還是有創作慾，希望找一個出路，文字也是我喜歡的，就開始創作。我1995、1996年寫這本書的動因，是我此前在建築業荒廢了好多年，通過一個大學同學的建築展覽，重新找到了做建築的感覺，他喚醒了我，我決心投入建築。之前要把我早前的小說構思完成，就寫了這個。」

劉家琨，1956年生於四川，1982年重慶建工學院建築系畢業後，被分配到成都市建築設計研究院工作。青年時代的他醉心文學創作，曾被借調到四川省文學院兩年，發表過小說《高地》等，是當年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與何多苓、羅中立、翟永明等四川文化界人士有深入交往。

對這部寫出近20年才得以出版的長篇小說，詩人、小說家韓東評價：「有這樣一些作家，寫出了傑作，但由於本身不以寫作安身立命，作品便被忽略了（首先是被他們自己）。劉家琨就是這樣一位深藏不露、極具能量和獨創性的小說家。我認為，《明月構想》乃是當代文學先發後至的重要作品。」對本書的出版，劉家琨說：「並非是過了20年才發表，寫完後我到處投稿，我那些文學圈朋友也幫我找這個那個投，但都沒被接受。1997還是1998年，北島的《今天》連載了。」2014年，一家民營出版商將其出版。

如果當年繼續寫下去，人生會不會是另一番境界？劉家琨哈哈一笑，表示對自己的寫作人生已感到滿意：「韓東寫得很好，首先是被自己忽略。我覺得已經可以了，在《今天》發表，對我來說已經是最好。我一直喜歡《今天》那撥人，所以心滿意足。」劉家琨說：「我不覺得一個人可以同時幹好兩件事，不可能的。所以我在投入做建築前，把這個包袱卸下來，然後輕裝前進，走另外一條路。就像運動員上場前會把更衣室收拾好一樣，要不然我會牽掛的。」

## 對烏托邦的反思與驚醒

在小說《明月構想》中，劉家琨以火紅的1960、1970年代為背景，虛構了一個有夢想家氣質、戰天鬥地的革命家激情，又有個人魅力和行動力的建築設計師「歐陽江山」，在獲得民眾支

持擁戴後，意圖在川西興建一個名為「明月新城」的烏托邦式城市。但因設計中的完美主義傾向，圓形城市布局導致出行不便，最終在一場暴雨導致的洪水中失敗，新城化為廢墟，歐陽江山也黯然離場。

這部長篇小說展露出劉家琨的文學想像力和寫作才華。小說敘事在對理想的描述和對荒誕性的陳述中並行推進，小說家的幽默感隱現其中，如「新戰士培育中心」、專門為夫妻生活搭設帳篷等，都讓人忍俊不禁，有王小波式的反諷風格。引入一個受精神感召前來中國實地考察的外國專家視角，以他的實地觀察和自身故事進程展開敘述，是敘事中的神來之筆。

劉家琨說：「要寫小說，就要運用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素材。表面的故事當然是我熟悉的，是我從自身經歷和建築學習中得來，但我想寫背後的故事，就會想到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那種烏托邦狀態（編者註：光明城市，又譯輻射城市，是西方現代建築大師柯布西耶1920年提出來的建築理念，以輻射都市作為社會改革的切入方式，代表了井然有序的環境將人們聯合起來的烏托邦夢想）。我也會想到我經歷的時代，想到托洛斯基他們，都是烏托邦，也想到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當然，人類是應該有烏托邦理想的，但這種烏托邦帶著信念，帶著對美的理想，卻很容易被推到一個極端，甚至殘酷的境地，最終變得反人類。我就寫了這個。」

一個應該有作者本人部分性格色彩的小說中人物「歐陽江山」做出了一個烏托邦設計，但在作家筆下，最後呈現出一種反烏托邦式的結局。作品和作家，由此形成一種有趣的映射關係。「主人公的設計，是因為我做建築、熟悉建築，會下意識帶入一些我熟悉的東西。但從根本上講，我在寫這部小說前沒認真做建築，小說是表示我對烏托邦的懷疑，這是我當時寫作的動力。」

而現實生活中的建築師，其建築作品卻處處表現出別致、溫暖的人道主義趣味，以及對烏托邦理想的反思與警醒。這也是劉家琨作品的迷人和豐富之處，他的建築代表作成都西村大院，明明是一個建基於集體主義體制、仍然擺脫不了烏托邦影響的作品，卻又突發奇想、大開大合，體現出對權力與秩序的承認、戲謔、突圍，以及審美超越。

一個小說人物及其理想，一個30年前作家的所思所想，一個今天享有盛名的建築師的美學表達，他們對時代和人性的思考，哪一個符合真相？在一個仍然需要英雄，但英雄主義正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的時代，一個有才華有個性的人，該如何自處？小說中的烏托邦實驗真的失敗了嗎？是否還將卷土重來？掩卷之後，或會是讀者長久的共同疑問。

## 向上流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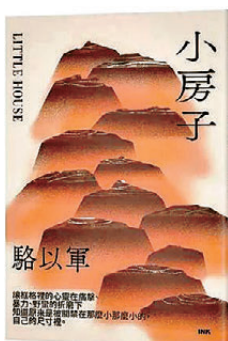
作者：朵莉絲·馬爾汀  
譯者：林繼谷  
出版：先覺



朵莉絲·馬爾汀在前作《慣習 Habitus》中，精闢解析了影響階層的「七大資本」（知識、經濟、社會、文化、語言、身體與心理資本），獲得熱烈回響。這次她再次提筆，寫下社會階層躍升的實踐手冊。馬爾汀探討了向上流動帶來的機會，以及必然伴隨的艱辛與陷阱，更具體說明：如何善用命運交到自己手中的牌，將有限資源轉化為更大的可能。她將向上流動的過程比喻為一場「探險登山」，根據嚴謹的社會學研究，剖析蜜雪兒·歐巴馬、新冠疫苗開發公司BioNTech創辦人吳沙忻等從底層躍升至頂尖階層的真实案例，歸納出21個人人皆可實踐的具體翻身策略。

## 小房子

作者：駱以軍  
出版：印刻



小說家駱以軍筆下，一群人困在月台上。高鐵誤點，遊覽車不來，孩子走失，世界失序。他穿街過巷，走進一家又一家的咖啡館，舊友初識輪番登場。水波流金的談話間，一扇扇封藏記憶的門被打開又錯置，每個房間彷彿都遺漏些什麼，每次轉身都掉進迥異時差裏——塞滿舊物件的老家客廳、與妻兒共居的嶄新高樓、目睹生命消逝的篆刻教室、雨幕中的山區月台、末日邊界的空曠大草原……各種傷害、暴力、悲劇、人世的惘然嫌惡誤解與記憶交錯相織，恍如一層隔絕時空的凍膜，將無數如夢如幻的片段，切割成不同稜面的故事。

## 初夏，完州

作者：金錦姬  
譯者：簡郁璇  
出版：寂寞



好友失蹤，還捲走她全部積蓄，失去聲音的配音員孫果實眼看生活無以為繼，只好循線來到好友秀美的故鄉——完州村，卻發現這裏也沒人知道秀美去了哪裏。暫時待在秀美媽媽經營的葬儀社兼雜貨店，她逐漸發現，多年前的水災帶給村子的傷，至今仍隱隱作痛。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裂痕，竟也夾著複雜的愛恨。當一場火再次撕開村子的傷口，果實也被迫面對：在綠意滿山的村子與車水馬龍的都市之間，她想找的究竟是失蹤的秀美，或是失去聲音的自己？

## 割愛

作者：彼得·史汪森  
譯者：呂玉嬋  
出版：皇冠文化



詩人溫蒂與文學教授湯姆的婚姻早已支離破碎。她急於擺脫這段關係，而他雖然還愛著，卻因不可告人的原因終日沉溺於刺激與酒精之中。一次臨時起意的旅行，湯姆相信感情正逐漸回溫，溫蒂則將他帶回兩人初戀的那座長階梯。那晚，與摯愛的回憶之旅，只有一個人活著離開。時光之輪隨之倒轉。這段頹敗的婚姻，逐章逆流至兩人初遇與相愛的模樣……《割愛》以婚姻終局為起點，一路回溯愛的熾烈與消長。明知這段愛終將走向深淵，為何仍忍不住見證他們如何相愛？命運環環相扣，伏筆細密交織，促使我們在故事落幕時，仍迫切循著時光裂縫，回頭尋找一切毀壞的起點。

## 皇后之碧

作者：阿部智里  
譯者：王華懋  
出版：獨步文化



史上最年輕松本清張獎得主阿部智里全新代表作。在家族毀於火龍之禍的悲傷中，少女娜歐蜜意外被蜻蛉帝——那位權傾一方的帝王選中，踏入了截然不同的華麗世界。但迎接她的，並非想像中單純的寵愛。後宮裏早已有著身為風之精靈的尊貴皇后，以及火、水兩位精靈寵姬的鼎足之勢。更令人心驚的是，帝王胸前時刻佩戴著與皇后瞳色相同的綠寶石「皇后之碧」——那象徵著什麼？是承諾？還是枷鎖？看似精緻優雅的宮殿表面下，卻暗流湧動。後宮裏那些精心編織的美麗言語，是否掩蓋著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而「皇后之碧」的真正意義，或許會顛覆她對一切的認知……

## 香港作家聯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

# 沈平憶楊振寧物理之外的溫情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香港作家聯會日前舉行國慶聯歡晚宴，匯聚本港文藝、教育及傳媒界代表，以文會友、共賀華誕。晚宴特別設置人文分享專場，邀請著名畫家沈平主講「追憶大舅楊振寧：物理之外的溫情」，以親人視角還原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鮮為人知的溫情日常與人文風骨。

是次活動嘉賓雲集，中國文聯香港會員總會會長馬逢國、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李東輝、單周堯教授等各界嘉賓出席。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於晚宴上致辭時稱：「國脈興則文脈盛，數十年來香港作聯扎根香江中西交匯的獨特土壤，團結本港與海內外文藝力量，堅持以筆為耕，記錄時代，傳播文化。期望香港文藝工作者堅守人文初心，講好中國故事與香港故事，延續華夏文脈薪火。」

## 還原科學巨匠的人文底色

在活動壓軸環節，作為楊振寧的晚輩親人，沈平結合珍貴舊照與數十年親身相處經歷，拋開外界熟知的「物理泰斗」光環，生動講述楊振寧孝親樸實、心懷柔善、熱愛香港、惜才愛才的生活化一面。

沈平說：「楊振寧自幼聰慧純真，為人謙和敦厚。他的父親楊武之是知名數學教授，端正家風深深影響他一生的為人處世。振寧先生童年頭型圓潤可愛，身邊親友常親切打趣他。他為人至

孝，早年居港期間，每日返家後第一件事，便是到母親身前問安、貼心侍奉，數十年如一日，這份細膩孝心十分難得。」

談及相處點滴，沈平表示，1971年他身在新疆，首次與楊振寧相見。「當年振寧先生隨身攜帶相機，為我的幼子拍下珍貴照片，其後從美國寄回彩色相片。在當年物資匱乏的年代，這一份跨越重洋的親情牽掛，是我們一家人難以忘懷的溫暖記憶。1977年我們一同參觀牧場，他心思細密、觀察入微，一眼便能察覺環境細節，為人低調體恤，處事通透溫和，從不張揚。」

上世紀八十年代定居香港後，楊振寧將香港視為第二故鄉。沈平引述楊振寧的話說：「我足跡遍布全球各地，香港是我心中最美、最獨特的城市。山海相依，都會林立、渡輪往來的景致，舉世無雙。」沈平又補充道：「當年東區走廊開放試行，振寧先生推着母親的輪椅漫步橋面，樸素隨和、毫無架子。閒暇時，他常遊走大澳、長洲、坪洲，亦會在沙田、烏溪沙用餐。不少街坊偶遇他，得知其科學成就後心生敬佩，常常悄悄為他結賬，成為溫暖的民間佳話。」



●畫家沈平（右）主講「追憶大舅楊振寧：物理之外的溫情」。



●香港作家聯會舉行聯歡晚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

在提攜後輩方面，沈平說：「我的兒子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時，振寧先生主動關懷其學業，安排他在圖書館研讀，督促他每日背誦唐詩，累積國學素養。」他還特別提及楊振寧致送後輩的勉勵信件：「振寧先生曾專門寫信勉勵晚輩，直言『有人以為進了大學便可放鬆，這是糊塗的想法』。他提醒，大學階段是人生積累的關鍵期，務必珍惜光陰，博覽群書，亦承諾會全力扶持晚輩成長，信件亦抄送家長，態度鄭重，用心良苦。」

整場分享情真意切，樸實動人，全方位展現楊振寧至孝、至真、至善的人格魅力。與會嘉賓表示，此次活動以人文視角解讀科學大家，讓科學精神與人文溫情相互交融，為香江文藝沙龍增添濃厚的文化溫度與精神力量。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